我与改革开放30年

水井岁月

朱一平

春天来了，人总是想往外走。周六春光灿烂，我们就选择了去南岸黄桷垭——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故地。

我们是爬黄桷古道到达黄桷垭镇的，已是午饭时分，于是觅饭馆，一路看过去，众多店名让人眼花缭乱，无法判断哪家好吃不好吃，突然“老水井面庄”三个字定格眼帘，就是这家了，一听名字就觉得一股清甜的山泉沁润心田。

落座在“老水井”，觉得此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没有看见什么水井，只见宽敞的公路和林立的楼房，与过去简直面目全非。问面庄老板，水井呢？答：在公路下面。公路下？不信我带你去看嘛。随老板从平街下到底楼，穿过一两间房间，老板打开一扇门，拉亮一盏灯，我看见逼仄的墙壁凿成内弧形，下面用砖向外砌成外弧形。老板骄傲地指着那儿说：这就是井！哦！我想起彭水县郁山镇也在公路下，保留的宋朝大文豪黄庭坚当年饮用过的那口水井。

回到平街店堂，我指着马路道：以前这口水井是在地面上，而且又圆又大又深。老板说：是噻！现在的公路是用土填高了修的，差点把水井都填了，还是我与修路工人抗争，还打了起来，引起上头重视，才保留了这口井！这是黄桷垭街镇附近唯一的水井了！

唯一的水井了？我记得附近起码有五六口水井，而且我在这些水井里都挑过水哟。

常言说：高山有好水。那时长江的水还没有抽到这里，山上的人就靠吃井水，家家备有大水桶和打水桶。打水桶一般用空油漆桶代替，或用锑皮做成，可装六七斤水。因为水井的水除了雨水多的季节比较多以外，大部分时间几人深的水井只有小半井水，就需要用打水桶放下长线，将水一桶一桶扯上来，倒满大水桶，然后用扁担挑回家。我常到离家最近的煤建公司后面的方水井挑水，正常情况，一个来回只需要十几分钟。热天是用水高峰，伏旱中的太阳强烈蒸发着大地高山的水分，渗进井里的水就越来越少，众多人青睐的煤建水井就要排队，等水从石缝中渗满比打水桶大一点的沟槽，然后才放打水桶去打，然后又等……白天太阳烈等得头发昏，晚上月光好但等水的又大多是男人。于是我就在清晨或黄昏到更远的水井去找水挑。

从我家向右，穿过官家湾生产队的好几块菜地，有一个埋伏在田野中的半方井，井上方是长满庄稼的斜坡，另三面也是略高于井的菜地，需下几步石梯才到水井，用水瓢将井水舀进木桶，然后掐一张荷叶或丝瓜叶铺在桶里满凼凼的水上面，上肩，再穿过一块又一块的菜地，回到家，将清凉的水倒进水缸，将荷叶用来做稀饭。雨水充沛的季节，这口井最适合洗衣服了——水从井里溢出来，将衣服放在井边的石板上，边去污边清洗，就有浣衣之韵味了。最让我难忘的是南山路那口长方形的水井，不仅因为我很小就在那里挑水，还因为和小伙伴打赌：谁能横着跨过水井！他们都跳跨过去了，我跳跨时却掉进了水井，正当我生死沉浮之间，一双有力而温暖的大手，一把将我拎将出水！然后她就转身走了，惊恐间我看见好像是民办中学的赵老师。回家怕被骂，也没有把此遭遇告知大人，所以那位美丽的女教师成了无名英雄，这事成了我一生的内疚加遗憾——高挑、短发、大脸的她是我最难忘的人。

“你的面！”老板的声音将我从过去拉回现实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过去偏远贫穷的黄桷垭镇变得越来越好，破街烂屋田野变成了宽敞的公路和漂亮的楼房，由于背靠南山，空气清新，加之交通发达，而且早就吃上了自来水，所以，如今的黄桷垭成了休闲、养老的好去处。而这口深藏于公路三公尺下的“老水井”，成了回忆那些曾给予我们生命之水的古老水井之源泉。

行者

长沙的辛追

阿坚

任选一条路线，在长沙城作一日游，其足迹都追随着两个人：古代的辛追夫人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。

能如此强烈吸引众多的游人去看望她，这辛追夫人是谁？许多人未必能立马反应过来，但转换为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出土古尸”，这种困惑便会一下消解了。1972年辛追夫人的遗体从墓葬中一出土，立即震惊全世界。当年我刚17岁，正徘徊于上山下乡的边缘，如同熟记语录一样，记住了“马王堆、女尸、皮肤有弹性”几句话。用考古工作者的话表述：女尸出土时“全身润泽，皮肤覆盖完整，毛发尚在，指、趾纹路清晰，肌肉尚有弹性”。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的湿尸，也是“文革”中向世界发射的唯一不沾政治的一颗“卫星”，尽管当时各报刊都将这考古创举冠为“文革”的又一次胜利。之后30多年中，围绕马王堆墓葬群及随葬物品中可观的“遣策”竹简、医简、帛书、帛画、木牍和兵器、乐器、漆器、服饰用品等，专业研究从国内到国际从未间断，构成了湖南省博物馆文物陈列的全部。

我30多年后逗留长沙，迫不及待要见的就是这位神秘的辛追夫人。现在辛追遗体已从马王堆一号墓迁至博物馆新的大楼，普通百姓这才有机会一睹其“芳容”。之前30年我们不敢去惊醒这位沉睡两千年的“老太太”，实际的迁移也未惊扰辛追夫人，她由一条专门挖掘的地道，谨慎小心地一步步移至为其量身定做的“地下寝宫”。我跟随众多游人步入这一个人的博物馆，乘电梯来到距离地面8米的“地下寝宫”，这里模仿了当年出土时的原状，置放着千年的棺椁，墓坑模型还原于一侧，非常接近辛追夫人当年沉睡的地下环境。我们从“地下寝宫”的高处俯视仰面而卧的辛追夫人，其光彩隐露，没有一般死尸给人视觉上的不适，沉睡中的辛追夫人脸上宁静，嘴角还仿佛透出浅浅的笑，非常之满足。能在千年后震惊世界，吸引一批批活人慕名前来拜望，是她的遗愿吧？如此里外三层，运用当年先进的墓葬技术，精心地建造自己的最后寝宫，期待着有朝一日……或许这正是辛追夫人生前的真切想法。她实现了千年梦想，在认真观览辛追夫人的随葬器物后，我心被几度震撼，也肯定了自己的臆断。辛追夫人在世的生活奢侈而豪华，其衣食住行极为考究，她的休闲娱乐在今天看来也是时尚而颇具品位，其养颜术仍被现代人传承着。辛追夫人随葬了自己生活的全部，昭示她想永久地拥有今生与来世。但凡一代伟人名人、富人贵人，流芳百世是他们终其一生的想法；辛追就是当年的名人贵妇。站在辛追夫人今日沉睡的“豪宅”前，望见一批批前来拜望她的男男女女，辛追那非常满足的睡容再次呈现眼前，在今人的千年惊叹声中，辛追完成了百世流芳的心愿。（上）

好邻居是一种福气

王建成

邻居老周家搬走好多年了，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经常念叨：“这家邻居好啊！”

老周叫周连生，今年64岁，退休前是县人事局退休办主任。为人谦和、吃苦耐劳是有名的。由于长期从事老年工作，所以对老年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1991年我父母亲家搬到现在住的地方，恰好和他家是一楼对门邻居。父亲与他原先在机关共事过，彼此都很熟悉，现在又做邻居，所以关系非常融洽。当时我父母都是退休的人了，年老体弱。特别是母亲中风偏瘫多年，而我们子女又各自有家，平时回去不多，老周这家邻居倒是帮了我们不少忙，我们有他这位邻居感到放心。

有道是：“远亲不如近邻。”这话不假，邻居这十多年过来，门口过道的打扫，水沟的清污，几乎都是他承包了，也从没有计较过。他年轻时在电厂干过，学了一手电工技术，平时我父母亲家的开关坏了，或者电炒锅、电饭煲的插头坏了，不管什么时候找他，他都马上过来修。一时修不好的，他会把他家的东西拿过来让我家先用，等修好了再换回去。平时看到我父亲做什么事不方便，他都会主动过来帮忙。

记得一次，我母亲坐马桶时不慎跌倒在地，年老的父亲扶不动，我们子女又都不在身边。他听说后马上跑过来，不顾脏和臭，帮忙把我母亲扶起来。1999年我弟弟在家突然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发作，痛得在床上打滚，我借来担架没人抬，他马上过来帮我一起抬到医院，从门诊一楼抬到住院三楼，累得他直喘。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他道谢，他却说：“这有什么，都是邻居嘛！”

他的爱人也非常好，平时煮什么好吃的都会端上一碗过来。我父母发病住院，都是他夫妻最先来看。他夫妻外出，回来时也带些东西给我父母。他的儿子也很有礼貌，在外读书工作，每次回来都会先到我家问候我父母一下。2003年我母亲去世，整个丧事也多亏了他家的帮忙。许多人看了都说：“这样的人做邻居真是没话说！”

“邻居好，赛金宝”。大前年初，他买了房子搬走了。临走时还帮助我父亲把收信箱钉好，把门前的过道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年到端午节时，他夫妻还会特地送粽子来我家，看望一下我父亲。每年过年也都会带着孩子和礼物来给我父亲拜年。这样好的邻居搬走了，父亲和我们一直都感到非常惋惜和难过，一生中碰到这样的邻居真是一种福气，一生中有这样的人家做邻居，来生愿再与他做邻居。

红城杯有奖征文
红城杯“邻里温馨”故文故事
电话：67552008
重庆奥林匹克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协办
投稿邮箱：wuhao96558@sina.com

闲情意趣

春天是一张笑脸

蔡成

悉尼，2008年1月。中国正天寒地冻。华文报纸说，中国湖南遭受数十年不遇的冰冻。那里，是我的第一故乡。而我脚下踏着的土地，悉尼，乃热乎乎的夏季。

这个夏天隔三岔五有雨，老牌悉尼人说，雨是上帝赠给澳洲人的最大福音。澳洲的干旱年年岁岁相似。今夏雨水滋润，悉尼的花草树木特茂盛，拈花惹草的鸟族也更兴奋。

屋后有棵高高的桉树，每个清晨和傍晚，必有不下50只鸟聚首，叽叽喳喳没完。

澳洲的鸟有些怪，乐于扎堆，热衷发言，还不爱分门第。雀，像麻雀但不是麻雀；鹦鹉，该养在闲人深闺的，在此沦为野鸟；乌鸦，势力最大，和中国的一般黑，但肥，人近不惊；另有斑鸠，鸽子……有事没事凑一块，喋喋不休。它们，与澳洲移民仿佛，来自世界各地，人种不同，语言有异，却和睦共处。

澳洲的鸟族与人也有大不同，如，不爱置房产。没在澳洲见过一个鸟窝，我妈说：“它们晚上在哪睡呢？”更进一步担心，“要是生蛋，孵小鸟，怎么办？”我妈知鸟族居澳洲，衣食不愁，故从不过问鸟之吃喝，只牵挂它们的睡房和产房。

值得庆幸，我妈很快忘了心底忧虑，说：“快听，小鸟在歌唱。”继而，指花草，指树木，说：“快看，花花在笑。”此时，我女儿朵朵正依偎在我妈怀里，随我妈的指示频频动耳，动眼。我妈的话没错，澳洲的草木皆好色，穿红着紫，开大大小小的花，日当午时分，花瓣尽情舒展，似笑脸绽放。

接下来，我妈欣喜地告诉我女儿：“春天来啦。”

我指正：“妈，您又错了，现在不是春天，是夏天。”

我妈脸有愧色，更正：“朵朵，奶奶错了，不是春天，是夏天。”隔半日，又犯错。

更正一千次后，我泄气，只好安慰自己说，我妈的话不算错。吾辈初读书，老师领我们唱歌：“春天来啦，百花开啦，小鸟在歌唱……”又进一步安慰自己说，我妈没得老年痴呆症，只是错把他乡当故乡。

昨日晚上，全家坐沙发上看电视。女儿忽蹒跚着走近我，靠着我双膝，仰头，笑，指着自己的脸说：“爸爸，看，春天。”女儿生了8个牙齿，上下各4个，泛珍珠光泽，好看。

我不懂。小女芳龄1岁3个月，所掌握的词汇据统计，约65个。我不懂她所言何意。

女儿继续演出，小舌尖伸出红唇左右扫荡，发呜噜呜噜呜噜声。又笑，声音更大，咯咯咯咯咯。笑毕，再指自己的脸：“爸爸，看，春天。”

妻坐我右侧，我扭头看妻，她正看我，四目相接，原本狐疑的眼神顷刻间洞明透彻，我们，不约而同读懂女儿的精彩演出。女儿是在写诗。

若有选天下最年幼的诗人，我投女儿一票。她写的诗是：春天，就是像小鸟一样歌唱，还有欢笑。

我妈比世上最小的诗人厉害，她是诗人的老师。

人与自然

家乡的黄葛树

樊家勤

我家乡的那棵大黄葛树，在长寿区小山和阳鸽山之间的流水沟垭口处。

据传，“湖广填四川”期间，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高竿堰（或高家院子）的几个男青年来四川，走到阳鸽山上一个叫“双石头”的地方，一名叫仕立的青年因脚走跛了，就地休息，其他的继续前行。天黑了，附近一人家看到这男青年，简单了解情况后，便带他去给这家放牛。他很聪明、能干、孝敬。这家人便把一女儿嫁给他。因田地已被先期到来的人占有，这家人便划了一些田土给他们。从此，俩夫妇便在这山腰安家、劳作，培育后代。

这流水沟的垭口，是一条大路。垭口视野开阔，东南可望小山、阳鸽山的山顶，西北可远视菩堤山、西山等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勤劳、善良的仕立在垭口上栽了一棵黄葛树，并在两边的土坎处垒了一米左右高的石堡坎，长约二三十米。东面短，西面长。

这黄葛树在多变的岁月中，越长越大，根深叶茂，成了参天大树，其枝干大得要一两个人才能围住，主干更是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，遮盖面有四五分地，远远看去像一把大伞，又像一朵美丽的蘑菇云，给人遮烈日，给人拂凉风，给人添骄傲。

这棵树的根部特别顽强，深扎红色的“石谷子”地下很远很远，有的已把堡坎的石头包住，其中有两须根沿主干底部相隔一定距离对称着向外生长，长年累月，越长越粗，长出几米远后才深入地下，离地面有一尺多高，好像天然的木凳，好像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其顽强的生存。

不知是谁，是什么时候，在黄葛树主干下放了一个土地菩萨，渐渐被树根包围。一些到云南、贵州等地做布匹、农产品等生意的人路过此地，看到这枝叶繁茂的黄葛树，面对炎炎的烈日，常常要在此烧香、休息，祈求平安、祈求好日子。那两根长木凳，每根可坐七八个人，也是打盹的好地方，无私地让人们享用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家乡的那棵大黄葛树的名字越传越远，传出了重庆、传出了四川、传到了全国，好像一种象征……

如今，家乡的子孙后代，就像那棵大黄葛树一样，不管环境怎样变化，不管风吹还是雨打，都坚定、勇敢、顽强、愉快地生活着。

“你在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在吗？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那头似乎有女人跟孩子的声音，紧接着我听见一阵哗哗的声音，应该是他拧开了水龙头。

“小宇不是……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他冷硬地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我……”我一时语塞，竟然说不出话。

“你什么你？我很烦你们这些写作的，能写出几个字就自以为是，其实你们什么都不是，我要睡了，别再打搅我！”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挂了电话，我拿着手机发起呆来，他娘的！什么态度？怎么这样跟我说话？凭什么？我越想越生气，点了一根烟，按了重拨键，我要他向我道歉。可是他已经关机了，这个狡猾的男人！

我不甘心，猜想他一定在家，于是愤怒地拨了他家的号码，一股怒火噌地直冲向头顶，我觉得肺都要气炸了。那头有人接听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就喊起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干吗挂我电话？我什么也不是，那你呢？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你很……凶……”电话那头是个苍老而且带着某种诡异的声音，可是我在气头上，根本没注意到这些，我继续不可控制地说，“对！我就是很凶！我说小宇她不是自杀的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她是个左撇子，她不可能……”

他打断我的话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知道水龙头的开关被拧到最大限度是什么样子的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烟灰无声地掉在我的脚上，我忘了痛。

“被刀切开的血管，血就是那样流出来的。”他依然慢慢地说着，寂静的夜晚，那声音像一把刀刺穿了我的心脏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高……炎，你……你别吓我。”

“可是那些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，因为……血……流干了，好冷……冷……”

“你变态！”我猛地按了挂机键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总有人这样吓我，高炎有毛病吗？他就算再不愿和我说话，也不应该装出那种声音来吓我啊，这个王八蛋，他此刻一定在偷笑吧！我抹了一把眼泪，把烟头捺进烟灰缸，按下了重拨键。他想吓我，那我就把夏小宇的死告诉他老婆孩子，我看他怎么去收拾这一切。

透过泪眼蒙眬，我看到手机屏幕上重拨的号码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，在这瞬间一下子凝固了。

这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，这是夏小宇家的电话号码。

我在一气之下，习惯性地拨了夏小宇家的号码！

电话是谁接的？

夏小宇已经死了，那幢公寓里还有谁？

我吓晕了头，把身体严严实实地裹进了被子里，不可救药地哭了起来：小宇，你若真是死得冤屈，可以托梦告诉我是谁杀了你，不要这样让我崩溃，你如果真的把我当作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怎忍心看我这样？

或许是哭累了，慢慢我就睡着了，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哗哗的水声，我睁开眼睛凝神听着，然后一翻身坐了起来，那声音来自洗手间，像是有人打开了淋浴在洗澡。莫不是启凡回来了？

我下了床，敲了敲洗手间的门，问道：“启凡？是你在里面吗？”

没人回答我，哗哗声仍在继续。我又问了几遍，还是没人回应。于是我扭动了一下门锁，门开了，淋浴器果然开着，里面一片雾气，但是却空无一人。

我走过去关了淋浴，不免有些纳闷，既然没有人，那么淋浴器是谁打开的？

我拿毛巾擦了擦镜子上的雾气，这一擦不要紧，险些把我的魂儿吓掉了，镜子里我的脸此刻竟变成了夏小宇的脸，而且那张脸下没有身体，就一个头颅悬空着挂在镜子里，半边头皮也是空的，像是被利器削去了一半。

一会儿，一滴血从她的额头淌了下来，随后是越来越多的血，像一只无形的手掌般控制了她的脸。她咧开嘴，露出满口沾满鲜血的牙齿，喃声道：“这里好黑，你知道吗，七月，我好冷啊，好冷好冷……”

我尖叫一声，惊醒过来，天已经亮了，洗手间的门紧紧关着，里面没有哗哗的水声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摁了摁太阳穴，转头去看床头柜上的水晶玻璃杯，这一看把我吓坏了，里面淡蓝色的光不知什么时候灭了，我赶紧拔下插头重新插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完了完了，这灯肯定是坏了，难怪夏小宇在梦里说好黑好冷。

我立刻跳下床，穿了件外套，拿着水晶玻璃杯跑出了门，直奔那间精品店。

等我赶到时，却看见那间店门紧紧地关闭着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现在才六点，离人家开门还早呢。我在路边捡了个塑料袋，把它翻过来铺在地上，坐在了精品店门口，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。我紧紧地捧着水晶玻璃杯，把它贴在胸口，哽咽着，小宇，你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吗？是暖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冷了？

“你马上把秦风叫来，我要了解详细情况。”

不一会儿，秦风来了。秦风三十多岁，看上去却足有五十岁，头发脱得没几根了，脸上坑坑洼洼。据说都是写稿写的，刚参加工作时写诗，后来又写小说，最后变得实际了，写新闻，这才从一个普通教师写到宣传部副部长的位子上，号称沙湖第一笔。听说祁茂林很赏识这个人，不少讲话稿都越过县委办，直接交秦风写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”秦风进门就汇报，“前天我刚从胡杨回来，就接到王乡长电话，说是省里一帮记者没跟乡上打招呼，直接进了村，群众说啥的都有。我让他们制止，王乡长说这些记者牛得很，根本不把他放眼里，又是照相又是录影，把群众说的都给录进去了。”

“现在人呢？”林雅雯问。

“还在胡杨乡，吵着要见流管处的郑处长。”

“郑奉时呢，他啥态度？”

“他避着不见，说是去了北京。”

“什么去了北京，昨天中午还跟我通电话呢，这个老滑头，祸是他闯的，现在倒好，他装没事人。”林雅雯愤愤地说。

秦风刚想发几句对郑奉时的牢骚，忽一想林雅雯跟郑奉时的关系，忙把话咽了。

“你们宣传部呢，难道没一点办法？”隔了一会，林雅雯又问。

“我有啥办法？他们又不归县上管，市里都管不了。再说了，现在是新闻自由，舆论监督也是党提倡的，说好话他们不听，硬性阻拦又要犯错误，只能让他们采访。”

“我是说你就不能想点别的法子？”林雅雯有点气这个榆木疙瘩，真是个酸秀才，几个记者都摆不平，还当宣传部长。

“能有啥法子，宣传部是个穷单位，一顿饭都请不起，难怪人家看不起我们。”

本来对秦风，林雅雯还有点同情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忽然就生气了：“谁让你请客送礼了，怎么一说想办法就全往这上面想，难道记者是冲你一顿饭来的？”

秦风垂下头，样子更委屈了。他一个副部长，遇上这么棘手的事，能咋？昨天他请示过主管副书记，想请几个记者到成吉思汗大漠宫吃顿饭，联络联络感情，这样以后自己发稿也容易点，没想副书记一口就回绝了。“吃什么吃，感情是吃出来的？”噎得他当时就想冲谁发顿火，不是吃出来的你们天天桌上桌下做什么？宣传部暂时没部长，空出的这个位子让很多人动心思，祁书记曾经暗示了几次，想把他扶正，可是主管副书记跟林县长有意见，秦风的愿望便成为悬在空中的一个气球，迟迟抓不到手里。加上又出了“121”事件，宣传部更是脱不了干系，弄得他自己都没了信心，整日萎靡不振，哪还有心思想什么办法。

林雅雯又说了几句，一看秦风蔫头耷脑的样子，知道说下去也是白说，略带沮丧地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”

秦风走了，林雅雯的心却让几个记者搅得更乱了。自从“121”事件突发后，跟媒体打交道，就成了一件很头痛的事。如今的沙湖县，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似乎一夜之间，哪儿都是雷区，随便一踩都有可能引发大地震。林雅雯伤感了一阵，抬起头，发现强光景还在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便说：“你去把关于营造防护林的材料重新整理一下，要细，要全面，要让二十年的成就说话。”强光景说了声是，转身要走，林雅雯又叫住他：“对了，陈家声那份材料也要重新整理，要活，要典型，一定要在全省全国站住脚。”强光景又“嗯”了一声，心想，这两个材料，怕是又要熬几个通宵了。

办公室里剩她一人的时候，林雅雯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那张面孔。多少年来，这张面孔就像跳蚤一样，时不时地跳出来，骚扰她一下。跳蚤是她对他的评价，并无恶意。一个人长久地被另一个人困扰着，平静的生活冷不丁就让他打乱，泛起几朵细碎的浪花，却又不往深里去，也不往开里延伸，然后就又无声无息。你的生活还是你的生活，并不因他的闪现改变什么。但是，你对生活的感受，还有那份儿平静，却不可阻挡地因这个人的存在发生着一些动摇，偶尔的还要颠覆一下。但你试图想抓住这个人时，却又不知道他在哪，那只曾经有过温情的手是否还能容得你轻轻一握？并不是每只手都能让你握住的，也不是每只握住的手就都能将你引领到一片梅林。林雅雯承受过那种叫煎熬的滋味，也被一种叫做期待的东西暗暗折磨过。现在，她算是清醒了，彻底清醒。可清醒了又能怎样？谁能把心上曾有的皱纹一一抹平，谁又能把岁月留下的道道痕迹弄得一纹不留？

难。